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 第十五回 署關差客商受害 謀糧憲漕戶遭殃

詞曰：作宦豈容貪，見利須當省。但想婪財飽己囊，萬姓嗟窮窘。抱恨向誰言，含淚徒思拯。惟望清廉按院來，方得瀛民忿。

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那沈媒婆家官賣的婦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林愛珠小姐。你道愛珠小姐，嫁了利公子，隨公公揚州上任，好不興頭，因何倒官賣？原來，利公本性貪婪，在杭州數年，地皮刮盡。幸遇上台同病相憐，拚得銀錢結交，不但不壞，反升了知府，一發肆無忌憚。當初同知是冷靜衙門，雖貪有限。且兒子年紀還小，助紂為虐的，不過一個刁氏。今到揚州知府，已不比同知了。誰知貪財的人，偏又遇著交財的運。剛剛到任，未及數月，鈔關上主事丁憂了。上台因利公是卓異的官，必然多才，就著他署了關差的印。你想貪財的人，走到銀子窠裡去，如何肯不貪？登時將天平放大了，桿子做小了，貨物到關，報多了還說報少漏稅。輕則索詐加添，重則連貨籍沒。客商無用的，忍氣吞聲去了。不服的，與他理論，便拿到衙門，非刑拷打，無處伸冤。客商受害，是不必說。更有本衙門的事，日日著人外邊各縣細訪，倘遇著富翁有事在縣，不論事情大小，原告被告，並不管縣中已審未審，審得是審得不是，就一扇牌下去，劈空提了上來，將就過一過堂，就著人打合要多少銀子，如數送進。即使無理的事，他便扭曲作直，一面情詞，審到他大勝，哪管窮人死活！倘富翁吝惜，不肯出手，即使有理到極處，也不管他，不弄到他家破身亡不住。更有各縣錢糧，必要按月完清報數，倘不足數，就要將花戶解府親比，並每縣府中，設櫃一張，凡解府錢糧，都要完在府櫃，火耗極重，串錢要雙倍，一一繳進。更有刻毒處，糧戶完不足數的，或本人遠出，即要將親族代解，有妻子的，便將妻子解來，不論紳衿、士庶、男女，解到就送監，完足釋放。不然，三日一比，女人都要責杖，百姓無不切齒痛恨。這還是他一人的惡跡。更有刁氏與兒子、媳婦，人人想做私房，著人外邊四處招搖，有事到府，不論貧窮富貴，一千五百也要，一兩五錢也要，或送夫人，或送公子，或送大娘，得了銀子，或明對利公說，要他如何審，或瞞了利公，私弄手腳。大約有錢必贏，無錢必輸。外邊人便有「一印四官」之名。奈上司也是好財的，見他有得送，眼睛就像瞎的，耳朵就像聾的。就有人告發，一概不准。利公一發放心作惡，公子更加肆無忌憚。不獨貪財，更兼貪色。對父親說，監中男女混雜不便，須另設一女監在衙門內。訪得各縣有姦情事，或牽連婦女在內的，就發牌下去，拘了上來。男的送在男監，女的送在女監。公子便假稱察監，私人女監，調戲婦人。

那婦人如果是姦情沒廉恥的，知是太守公子，便順從調戲，百依百順。雖真正姦情，必在父親面前說：訪得那婦人千貞萬烈，姦情是冤枉的。倘果是冤枉的正經婦人，公子去調戲他，必然不從，定觸其怒，他便對父親說：訪得這起姦情是真的，聞得那婦人，最刁最惡，必須嚴刑拷打方得真情。利公本是匿愛不明的，更兼刁氏從旁攪掇，只說兒子訪聞必確。可憐真的審假，倒還猶可，那假的必要審真，百般凌辱拶打，那清清白白的女子，必要陷入姦情，怎肯服氣？以至自盡送命者，不一而足。

公子又盤坐在鈔關，遇過往空船，向來不過一看，將就放去，他必要一應箱籠打開細查，稍有當上稅的，便說漏稅，任意嚇詐。若有女人在船，更覺嚙嚙，不管官宦人家，夫人小姐，定要他上岸。到船中細看，倘女人不肯上來，他便親自下船，以看艙為名，直闖進內艙，將船中女子看個足意方住。稍有違阻，便道朝廷設關查察，你想是帶了私貨，不容我查，倒是皇上麼？將此大帽子話壓他，雖是官宦家，誰敢拗他？幸而不上半年，新主事到任，關上方得安靜。誰知他財運亨通，關印才交去，適遇鹽道升了去。他就謀署了鹽道的印，那些鹽商，個個遭瘟，沒有一個不替他詐到，弄得鹽價昂貴，百姓又受其大害。

未及半年，新鹽道到了，交去印信。不上兩個月，忽江蘇糧道缺了，他又到督撫處，鑽刺署了糧道的印。那番管了江一省，更覺聽其施為。又適遇收漕時候，便逼令各縣漕米，每石要漕規二升，早先解上去了，便無話說，不然就有許多苛求責備。

又向各縣以查察為名，倘有糧戶呈告狀書的，便將縣官狀書，任意索詐，滿其所欲，便翻轉面來，說糧戶阻鬧倉場。重則親提拷訊，輕則發縣枷責。那縣官與狀書，猶如加了一道敕，漕米不滿的也滿了，斛子不放的也放了。總之，百姓受害，有冤莫訴，有苦無伸。

且說那時早已驚動了一個勢利翁林員外，一向要到揚州看看女兒，望望親翁女婿。只因家中事多，又無兒子，脫不得身，所以中止了。後來，聞得親翁署了本省糧道的印，欣喜無比，逢人賣弄，處處驚張，竟想借勢欺壓鄉民，炫耀鄰里，與院君商議要備一副盛禮，先到揚州拜賀。院君又是勢利頭兒，攬掇丈夫速速該去。員外就費數十餘金，備了一副極盛的禮，連夜叫船趕到揚州。將一名貼同禮物，一齊投進。利公見是親翁，正要接見，只見媳婦急急趕來止住，道：「公公不可接見，他是一個白衣人，如今又做了公公治下的子民，他只該安分在家，還藏拙，如何到此？被衙役們知道，是公公的親家媳婦的父親，可不被他辱沒殺了。若接見相待，叫媳婦有何顏面？不如將禮物收了，送他四兩盤費，打發他回去便了。」利公聽說，心中暗喜：「媳婦之言，正合我意。」原來利公因他是個白衣，原不肯與他結親，只為兒子要他，刁氏又再三攪掇，勉強成的。

原不要與他往來，今欲接見，不過因媳婦面上，不好意思。今見媳婦一說，喜出意外，便依了他，封四兩程儀，著人出來回說：「大老爺署了糧道的印，蘇州亦屬該管地方，遲疑之際，不便相見。送程儀一封，請收了。」員外見說，大驚失色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費了數十金，備了禮來收了，怎麼面也不得一見，送我四兩程儀，打發我起身，輕薄至此。」欲要發作，奈他是本地上司官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對衙役道：「煩你多多拜上大老爺，程儀斷不敢領。可代我稟一聲，替我拿一隻船，貼上一條封皮回去，也體面些。倘大老爺不允，可私自傳語我家小姐。」

就是衙役見是小姐父親，小姐又甚是有權，不敢怠慢。便依了員外的說話，到轉桶上傳進管轉桶的，就將此言先稟知小姐，然後去稟老爺。誰知小姐聽了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爹爹好不知風色，偏要在衙役面前說我的父親，來羞辱我。他要公公拿一隻船，與他一條封皮貼上，不是好意，不過要借我的名頭，去嚇人講情，斷斷不可理他。他向來原歡喜交結官府的，如今回去，借我家的勢，必然在外招搖生事。所以要封皮船隻，不可不預先弄斷他一面。」就對轉桶上說：「他哪裡是我父親，不過自幼寄名與他的。且是大老爺的子民，送四兩程儀與他，也算抬舉他的了。他不受便罷，船與封皮是沒有的，叫他快快去罷。休得要討怠慢，也不必稟知大老爺，程儀留在此，也不必與大老爺說知。」轉桶上照愛珠之言傳出門皂，轉對員外說了，員外道：「該與我家小姐說便好。」門皂道：「若與大老爺說，倒未必如此。待你這些話，都是小姐吩咐的，不曾許稟大老爺。」

況且小姐說，又不是你養的，不過自幼寄名的，有甚相干，不如好好的回去罷。」員外聽了，幾乎氣得發昏，想：「這門皂與他辯也無用。」忍了氣走出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世間有這樣女兒，前日金狀元寄書回來接家眷，無瑕還再三請我同去共享榮華，誰想嫡親女兒，反要逐父不認，幸而我還薄有家產，不要靠他。」心中悶悶，只得有興而來，敗興而去。

哪知愛珠小姐，又去勸哄公公說：「向來我父親歡喜交結官府，講情說事，今公公做了本省糧道，他必然拿我們的勢，去衙門講情，可不壞了公公的名頭，媳婦面上也不好看。鬚髮一扇牌到蘇州府，仰吳縣將他前後門封鎖斷了，只留旁邊小門出入，再問地方討了看管。鄰里出了甘結，並給示禁，止閒人往來，方能絕得這條門路。」利公深以為是，就依他即刻施行。

可憐林員外，見親翁做了本省糧道，正要借他的勢恐嚇鄉民，結交府縣，一團高興，備了盛禮到揚州慶賀，指望十分厚待。

誰知反討了一場怠慢回來，與院君一說，連院君也幾乎氣死，還叫瞞了，思量掩人耳目。哪知又發下一扇牌，一張告示，將他前後門封鎖，反要地方看管，里鄰甘結，禁止閒人往來。不但不能恐嚇人，別人倒要求查察他。不但不能結交府縣官，連向來結交的衙官、學師等，都不敢往來。員外夫妻氣得相對大哭，說：「這小賤人，我們當寶貝一般愛他，巴望他好。他沒福做狀元夫人，嫁了利家。見利家興頭，我們還歡喜。哪知如此一個報答，昔日相面的說他『作事定然刻薄』，我還不信，不想果然刻薄至

此。還說他許多下賤，只怕也要准哩。」只得在家悶坐，不敢出頭。

你道愛珠小姐，父母如此愛他，他待父親如此刻薄，天理已經難容。哪知他只奉好了公婆，騙好了丈夫，惡薄還不止於此。他公公又只知奉好了上台，橫行更是無窮。官運又偏生甚好，難道果無天理麼？殊不知不過惡貫未盈，時辰未到耳。

不數月，新糧道到任，交去印信，仍行府事。揚州百姓，災運未滿。又過數月，朝廷新點了江南巡按，姓曾名師望，又新選一個揚州府理刑，姓車名靜齋。都是金玉同年，鐵面冰心，一清如水，彼此敬服的，今又同任一處。靜齋歡喜不必言，師望更加歡喜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曾巡按是杭州人，家中甚窮，田產婢僕全無，只夫妻二人，幸喜中了舉人，要盤費進京會試，只得將住房賣了，帶了妻子一齊進京。船過鈔關，正利公子盤查之時，見師望妻子，不肯上岸。便到他船中，將他妻子看了又看。師望見他看得惡狀，便道：「空空的一隻小船，一望就知，有內眷在艙，如何闖進艙去，眼光忒忒，怎麼模樣？」公子道：「放屁！朝廷設立的關，理應查看的。就是官宦家的內眷，也要出來了，憑我看，希罕你這窮措大蠢婦人，就送我利爺，也不要。難道描了他樣子麼？」師望還要與他對口，船家急急勸住，將船搖過。師望道：「這狗頭，如此可惡。我正要罵他一場，你如何阻住了。」船家道：「相公不知，這是揚州府太爺的公子，太爺署了關差的印，他在關上盤查，人人喚他活太歲，遇見了他，平平靜靜過了，還要燒利市。如何還去與他角口。」師望道：「據你說，不過一個太守，就署了關差，也只平常。他兒子如何這般肆橫？難道沒有皇法的麼？」船家道：「今日世界，有甚皇法！這個太爺，先做過幾年杭州府同知，人也不知害了多少，杭州地皮都刮盡了，不曾見壞，反升了揚州太爺。到任數月，揚州百姓，又沒一個不怨聲載道。偏偏這樣一個好關差，又與他署了印。過往客商，哪一個不罵上司：只要有銀子孝敬他，哪個來替百姓伸冤理枉？所以我勸相公忍耐，急急搖了來。倘然爭論起來，他人多勢大，哪裡敵得他過？吃了虧何處去伸冤？」師望道：「原來就是這狗官！他在我杭州作惡多年，人人受害。如今又到此地害人，我若有出頭之日，斷要為民除害，決不與他開交。」

誰知利圖惡貫將滿，師望到京，果然聯捷中了。偏偏點了江南巡按，又卻好一個相好同年，選了揚州府理刑，所以心中大喜。自己還要辭朝領敕，擔閣數天。車理刑早已領過了憑，限期緊急，拜別在京同年，並各大老，然後辭別按院先出京。

魯按院就托他一到任：「先要將揚州府利圖一門惡賴，細細訪實開明了。我一到就要訪拿的，不要走漏消息便好。」理刑領命，先去到任。正是有勢莫使盡，常愁狹路逢。